

跋敦煌唐写本刘炫毛诗述议

王利器

伦敦所藏敦煌卷子斯·二七二九背记，为属于《毛诗》音义之一种，始《周南·关雎》第一，至《唐风·蟋蟀》第十，计存百二十九行，今辄定为刘炫《毛诗述义》。开卷稍残，末九行残存下截。“民”不阙笔避讳，盖初唐写本也。内容略似巴黎所藏徐邈《毛诗音》，持与《经典释文》所引徐《音》相校，则殊少合者。且于毛、郑之外，兼引徐《音》，如：《芄兰》：“能不我甲”，卷云：“爪狎，徐，胡甲反”，《释文》引徐《音》正作胡甲反。《鸡鸣》：“会且归矣”，卷云：“七野，徐，子余反”，《释文》引沈，子余反。《南山》：“衡从其亩”，卷云：“下庚，徐音为横”，《释文》未引。《甫田》：“维莠桀桀”，卷云：“京竭，徐，居竭反”，《释文》引徐又居竭反。《敝笱》：卷云：“脾世，徐，扶灭反”，《释文》引徐《音》正作扶灭反。《载驱》，卷云：“回踪，徐，起谕反”，《释文》未引。《十亩之间》：“桑者闲闲”，卷作“间间”，云：“下艰，徐音贤”，《释文》未引。七条之中，与《释文》引徐《音》合者三条，则所引徐《音》音即徐邈，而是书当撰成于徐氏以后矣。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云：“为《诗》音者九人：郑玄，徐邈，蔡氏，孔氏，阮侃，王肃，江惇，干宝，李轨。”又云：“俗间又有徐爰《诗音》，近吴兴沈重，亦撰《诗音义》。”今《毛诗》诸家音并亡，惟赖《释文》犹存其梗概。持此卷与《释文》相校，十同六七，最为相近，则此书撰成时代，

当去陆氏不远。《草虫》：“我心则说”，卷云：“今说字。”据此，则卷子所据经文必不作“说”矣。《燕燕》：“仲氏任只”，卷云：“毛平，郑玄。”《匏有苦叶》：“济盈不濡轨”，卷云：“范凡之上声。”此种作音方式，与敦煌本《文选音》相似，则其成书时代，又当去曹宪不远。《葛藟》笺：“王又无母恩也”，卷云：“‘又’或误为‘后’”，按孔颖达《正义》云：“定本及诸本‘又’作‘后’，义亦通。”《南山》传：“种之然后得麻”，卷子本作“重”，云：“‘重’或误为‘种’”，《正义》云：“今定本云：‘重之然后得麻。’义虽得通，不如‘种’字也。”据此，则是书当成于定本之后，《正义》之前矣。

此卷与陆氏《释文》，盖同为集唐以前旧音义大成之书，故所存旧说，多可与《释文》、《正义》相发明。《行露》笺：“不以角，乃以喙”，卷云：“中救，《说文》：‘鸟口。’”《释文》引何（胤）云：“都豆反，鸟口也。”《采蘋》：“有齐季女”，卷子本“齐”作“齏”，云：“即黎，古童音深，皆作口，他放此也。”《简兮》笺：“渥厚渍也”，卷子本“渍”作“淳”，云：“淳殊唇，《周礼》：‘染羽以朱湛丹，祿淳而渍之。’（按《正义》云：“定本渥厚也，无‘渍’字。”）《中谷有推》：“暵其修矣”，卷云：“修，息流反，《礼》谓乾口为修。”《大车》：“毳衣如珮”，卷云：“莫昆反，《说文》：‘珮，赭色木之苗，’谓盈其色如之也。”《载驱》：“齐子岂弟”，卷云：“今‘悒’字，康改、庭礼二反，诸悒字皆放此。口口‘悒悒’当为‘闾闾’，肯来、羊石二反。”是此书音义并重，与《释文》如出一辙，而《汉广》：“不可休息”，卷云：“炆以休、求、息韵，疑‘息’为‘忍’。”按“忍”当为“思”字之误。《正义》云：“疑经‘休息’之字作‘休思’也。何则？《诗》之大体，韵在辞上，疑休、求字为

韵，二字俱作‘思’，但未见如此之本，不敢辄改耳。”《正义》此文，即承用卷子之说。炆当即炫俗别字，《龙龕手鑑》人部“低”字有“佗”、“佻”二形，又羊部“羝”字有“羝”、“羝”二形，“玄”既可作“互”，故“玄”遂误而为“立”也，此仅有无一“、”之差耳。《北史》卷八十二《儒林传》下：“刘炫，字光伯，河间景城人也。……少以聪敏见称，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，十年不出。……著《毛诗述议》四十卷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同。《日本见在书目》及两《唐志》俱作三十卷，古文“四”为“三”，“三十”与“四十”之差，或积画之误欤！刘炫《毛诗述议》唐以后即不见著录，盖《正义》既行，故其书遂不传耳。马围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卷十七，仅从《正义》及《六经典论》辑得三条，而以刘焯为炫之兄，不知焯与炫虽有“二刘”之称，而焯为信都人，炫为景城人，固非弟兄行也。

《毛诗正义序》云：“其近代为义疏者，有：全缓，何胤，舒瓌，刘轨思，刘丑，刘焯，刘炫等，然焯、炫并聪颖特达，文而又儒，擢秀干于一时，骋绝轡于千里，固诸儒之所揖让，日下之无双，於其所作，疏内特为殊绝，今奉敕删定，故据以为本。然焯、炫等负恃才气，轻鄙先达，同其所异，异其所同，或应略而反详，或宜详而更略，准其绳墨，差忒未免，勘其会同，时有颠蹶；今则削其所烦，增其所简，唯意存於曲直，非有心於爱憎。”盖《毛诗述议》自经唐人“削其所烦”之后，即《正义》所徵引者，已非光伯原来面目；今此残卷，虽为绣虎一斑，威风一羽，然藉此亦可得六朝人《述议》之旧，弥足珍矣。然此残卷，幸以背记，得以流传。昔葛洪《自序》云：“常乏纸，每所写，反复有字，人莫能读也。”今日得读此残卷，益知此非写经生事糊口计者之所为，而出於当时贫而好学者之手；“书为晓者传”，洛诵阮竟，又深幸如此好事者所付出之钞工之未尝唐捐也。